



每一片雪都是天地精灵

□于功义

飞絮飘舞的雪花自漫漫的天宇洒下以翩翩起舞的姿态演一场与生俱来的戏耍

尤其是十二三岁的男孩呈一副自以为是为唯我独尊的扮相时不时炫耀青春的光华透着一丝肆意与狂妄抛几分喜悦几分烦恼几分惊诧

在回家眼里每一瓣遨游的雪都是天地造化的精灵那落在睫毛附在唇瓣扑在脸颊眨眼，融了化了恍若天神柔柔软软甜甜甜吻笔成一幅人间至情至美的雪景画

海石画里遇苏轼

□明珠

擦肩

登州一方百姓等着一个长途跋涉的太守苏轼交换他们熟悉的人间烟火山海名邦无庸言说五日登州，与他擦肩而过的哪些诗意，传奇他触摸过的山崖、岛屿、海珍在千年潮汐中不断给世人送出答案

观海

这是亿万年前开始打造的滩涂潮汐雕刻的岩石画卷此刻，时光寂静忽听苏公轻叹——秀色依然

鸥鸟翻阅古城浮光云影海浪洋金，推出金沙沙滩仙境海岸线，蜿蜒在潮汐中

回望

马蹄声踏碎冬雪抵京的状书背负重任海浪推波助澜缥缈中，蓬莱仙境远了苏轼挥袖抛洒千古诗意目光穿越时空人间盛世——不只在他的前朝的宋朝京都还在今朝无数理想者手中建构

望月

今借长岛海石一幅画举杯与东坡居士共望月银河入海月光转动千年光影水调歌头蓬莱阁上，乘风共天上人间

腊月，是时光在年尾凝成的凝脂琥珀，既有岁月的清寒，又满含人间的温暖。腊月像一枚硕大的红色中国结，一头系着旧岁的风尘，一头牵着过年的期盼。进了腊月门，喝过香甜的腊八粥，走在大街小巷，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回家过年。

回家过年，是老百姓一年中最美的念想，是内心深处最向往的归处，是最温暖幸福的启程。再远的路，也要回家；再大的风雪，也挡不住团圆的脚步。

“故乡的花开在回家的路上，风吹花摇曳向我飞扬……”一首《花开在回家的路上》，回荡在大街小巷，牵动无数在外奔波者的心。人们赶忙做完手头的活计，归心似箭地踏上回家的路途。

每年春运伊始，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渡口，处处都是熙熙攘攘往家赶的人群。大包小包装满行囊，塞得鼓鼓的行李箱里，是亲人的心意：有崭新的衣裳鞋帽、香甜的糖果干果，还有给老人的补品、给孩子的玩具，最多的是各式年货。

烟台的海鲜年货，为年味添“鲜”，尤其受到外地游子的青睐。白色的保温箱里盛满了大海的馈赠，也装满了游子对家人深深的牵挂。火车一声长鸣，心便随车轮飞转，飘向家乡的炊烟处——这时，返乡的人仿佛看到了父母在村头翘首盼归的身影。

尘封的记忆，在回家的喜悦里倏然苏醒。上世纪80年代末，交通不便，人们只能乘汽车回家。年前的汽车票一票难求，常需提前托人购买。检票时拥挤不堪，人挨着人，有时还会挤丢东西；好不容易上了车，车厢里更是人贴人，一路上站几个小时也是常事。纵然路途艰辛，年却始终是心底

包着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我心头猛地一跳。母亲从屋里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声音平平的：“书，给你买回来了。”

我不敢相信，扑过去，三两下扯开报纸。果然是《红岩》，崭新的封面，红色的书名像一簇小火苗，瞬间照亮了我的眼睛。我猛地抬头看母亲，她已转身去收拾灶台，只留给我一个习以为常的、忙碌的背影。

后来，我从妹妹嘴里零星听来了母亲买书的经过。原来那天，母亲拎着一个竹篮去了集市。篮子里是家里攒了不知多久的十几个鸡蛋。平日里，这些蛋是家里的“银行”，弟弟头疼脑热时换几粒药片，灶头的盐罐见底时换半包粗盐。那天，母亲在集市的人流里站了大半天，小心地将蛋一个个递给挑剔的买主，换回一把毛票。

那时的我，全然不懂那一块两毛八里，浸着多少个本该属于全家的、热乎乎的清早。我只顾着狂喜，一头扎进那本书的世界。江姐的坚毅、许云峰的智慧和、小萝卜头的天真与不幸……那些铅字像有了生命，在我眼前奔腾呼啸。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总共读了十几遍，许多滚烫的段落，几乎无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澎湃的心潮无处安放，便化作笔下的文字——一篇长长的读后感。没想到，这篇稚嫩的文章，竟被送去区里的少年宫展出了。

我得意地将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指望从她终日平静的脸上看到一些波澜，一些为我骄傲的闪亮。母亲正在纳鞋底，针锥在头皮上轻轻掠过，引着麻线穿过厚厚的布层，发出“哒哒”的、结实的声音。她听了，只是抬起头，极淡地笑了笑，说：“能展出去，挺好。”那笑容短得像夏夜的闪电，还没让人看清温度，便隐没了。随即她又低下头，专注于手中的活计，仿佛我刚才才说的，不过是“今天天气不错”之类的闲话。我心里那点膨胀的得意，像被细针戳破的气球，噗地一声，悄无声息地瘪了下去，转而有些莫名的委屈。

许多许多年后，当我也历了生活的磋磨，懂得了沉默背后可能

有雪的日子，天空下着雨，你温柔的情愫，踏在雪上，如踏在纯洁的心坎上，沉重、沉重，沉重的承诺会沉入，沉入在雪下的泥土，每朵雪花，都是一首凋零的歌，唱着，也忧愁。

有雪的日子，围着你编织的围巾，踮脚在日子的边缘，翘望，翘望，让美丽的记忆，在浩渺中游弋，让纯洁的流泻，诗歌，燃烧思念的雪。

根深蒂固的眷恋。年的呼唤，就像一根红丝线，一头牵着我们的思念，一头系着亲人的期盼。

如今，高铁飞驰，出行便捷。手机购票，省去了排队之苦。舒适的车厢里，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不知不觉就抵达家的彼岸。

到家后，尝过妈妈备好的饭菜，便该“忙年”了。趁着晴好天气，拆洗被褥，晾晒衣物，打扫角角落落。待到一切整洁如新，仿佛完成了一桩大事，心中轻松而踏实。阳光的暖意与浓浓的年味交融在一起，年的脚步愈近了。

回家过年

□杨文革

连日降雪，苹果园被装扮一新。雪地上，野兔留下了小心翼翼的脚印。从那细碎的间距里，你仿佛能看到它竖着耳朵警觉地东张西望的样子。在另一处地方，有野鸡“写下”的一长串“个”字。从那优雅的“笔迹”里，你能想象得出雄山鸡拖着五彩长尾雄赳赳气昂昂地踏步的样子。园子里苹果树的枝杈，被“无根无叶漫天开”的“琼花”占领，开得玉蝶纷飞，层层叠叠。

两只灰喜鹊“嘎嘎”叫着落在雪地上。大翅膀扇落的雪沫子如天女散花般四散开来。不一会儿，其中一只飞起后落在不远处。原来，它发现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很小，可能是园主摘苹果时遗落的。小苹果此时已冻得硬邦邦的，但这只灰喜鹊并不嫌弃，也许，它正饥肠辘辘呢。况且，在它坚硬的长喙面前，冻苹果的这点硬度根本算不得什么。另一只灰喜鹊却没有飞过去一同享受美食，它仍在原处，时而扭扭“嘎嘎”鸣叫，站岗放哨一般。

突然，享受美食的这只灰喜鹊停止了啄食，抬头向它的“爱人”发出邀请。“过来吧。”它说。它不可能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吃饱了，它是要把美食分享给它的伴侣呢。它的“爱人”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嘎嘎”鸣叫着飞了过来，啄食起来。灰喜鹊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一旦配对，终生相守。它们共同建设家园、守护家园，“生儿育女”。筑巢时，雄鸟负责搬运建筑材料，雌鸟负责理顺、美化。但不是绝对的，雌鸟有时也会和“老公”一起搬运。孵化工作则完全由雌鸟完成，这期间雄鸟要负责给“爱人”的投喂。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伸着脖子喊的一首童谣：“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撇到一边边，媳妇背到炕头上。”

太阳升起来，雪霁风柔。这对恩爱的灰喜鹊享受完了美味冻苹果，心满意足地飞离了果园。雪地中的苹果园很静，积雪在我的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这是我继续收后与苹果树的再次交流。我想，我和苹果树都经历了一个疲惫而烦躁的秋天。到最后，我们都默认了命运的安排。

看到枝杈上的积雪，我不禁联想到春天满树盛开的苹果花。所不同的是，阳光下的雪有些刺眼，而苹果花不会。苹果花是吸收阳光的，它不可能有阳光“拒之门外”。唯有阳光才能使它积蓄能量，进而孕育新的生命。雪不同，雪的价值是“消失”，消失也是它某种意义的再生。让雪消失的不仅有阳光，还有温度。当然，温度的源泉是阳光。苹果园喜欢雪，麦苗也喜欢雪，这也许就是雪给我们造成了那么多的出行不便，我们却依然喜欢它的主要原因。

我的好伙计老刘踏雪而来。他去了他的苹果园。他和我一样，手中拿着果剪和锯子。他不是诗人，不是为作诗而来。我也不是诗人，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我们会奔赴不同的山岭原野，用各自手中的剪子和锯子在苹果园这张“大稿纸上”，写一篇题目叫《冬剪》的“作文”。这篇作文的评判“老师”，是我们自己的苹果树，得分是春回大地的一树繁花和金秋十月的累累硕果。这也是我和我的父老乡亲们创作的最美诗行。

有雪的日子

刘吉训 在雪的日子，我端详你，你是一道风景，雪白如远飞的白鸽，捎来你的消息，只有下雪的时候，你才能在我眼中，滋生风景。

气腾腾的饺子，永远是年的味道。无论是在乡村的热炕头上，还是在城里的暖室中，全家围坐，笑语盈堂，灯火可亲，厨房飘来的香气与欢欣弥漫满屋。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年，是中国人共同的情结。它隆重而来，承载着希望与温情。亲人的呼唤、割不断的血脉，在团圆的烟火气里热烈相拥。

大年初一，饺子里的硬币让人欢呼“发财啦”。锣鼓喧天中，非遗秧歌扭遍大街小巷。人们身着新衣，结伴拜年。一声“过年好”，涌出对新岁满满的期盼。

花开在回家的路上，故乡在深情招手。腊月的每一片雪，都飞舞着归途的旋律。愿以一支笔，写下回家过年的浪漫，写下那些被岁月反复描摹却年年鲜活画面。

当最后一群归鸟掠过，翅影剪碎了暮色，却剪不断那句永恒的呼唤：过年了，回家吧……

冬日果园

□牟劲邦

半岛征稿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诗歌。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投稿邮箱：ytrbzk@126.com

有雪的日子，天空下着雨，你温柔的情愫，踏在雪上，如踏在纯洁的心坎上，沉重、沉重，沉重的承诺会沉入，沉入在雪下的泥土，每朵雪花，都是一首凋零的歌，唱着，也忧愁。

有雪的日子，围着你编织的围巾，踮脚在日子的边缘，翘望，翘望，让美丽的记忆，在浩渺中游弋，让纯洁的流泻，诗歌，燃烧思念的雪。

有雪的日子，我端详你，你是一道风景，雪白如远飞的白鸽，捎来你的消息，只有下雪的时候，你才能在我眼中，滋生风景。

有雪的日子，天空下着雨，你温柔的情愫，踏在雪上，如踏在纯洁的心坎上，沉重、沉重，沉重的承诺会沉入，沉入在雪下的泥土，每朵雪花，都是一首凋零的歌，唱着，也忧愁。

有雪的日子，围着你编织的围巾，踮脚在日子的边缘，翘望，翘望，让美丽的记忆，在浩渺中游弋，让纯洁的流泻，诗歌，燃烧思念的雪。

